

## 各家学说

## 《温病条辨》久痢辨治初探

李长秦

(陕西中医学院, 712083, 陕西咸阳//女, 1953年生, 副教授)

**摘要:**通过对吴鞠通所著《温病条辨》中治久痢有关内容进行分析探讨, 指出其特点有三: 1. 久痢扶正不忘驱邪; 2. 久痢治疗因人而制宜; 3. 久痢用药精选巧配。

**关键词:**温病条辨; 久痢; 证治

**中图分类号:** R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276(2002)06-0786-01



### 1 久痢扶正不忘驱邪

久痢多虚, 扶正培本为要。久痢多虚, 《条辨》以扶正培本为基本治疗原则。但久痢虚在何处? 一般以脾肾阳虚所论较多。而《条辨》还注意到肾阴耗损、胃气虚疲、阴涸气陷、伤及奇经等。例如: 久痢小便不通, 厌食欲呕, 由脾肾阳虚而致阳损及阴, 阴涸尿源不足者, 吴氏用加减理阴煎治疗。以附子、炮姜、茯苓分别通肾阳、脾阳、胃阳, 更用熟地、白芍、五味子收敛三阴, 使阳气生, 阴液充, 则久痢可愈。又如: 痢疾日久不愈, 肛门下坠, 尾骶酸楚的阴伤气陷证, 吴氏选用地黄余粮汤, 重在补肾阴而兼固大肠; 若久痢阴伤, 口干舌燥, 口渴微咳, 吴氏以人参乌梅汤救阴固液护脾治之。另外《条辨》还列有久痢阴阳两伤, 少腹肛门下坠, 腰、膝、脊、髀等部位酸痛证。吴氏分析认为这即脏腑虚衰累及奇经八脉所致。因腰为肾之腑, 膝为胆之穴, 太阳少阴之络会于此, 脊为太阳夹脊脉之部, 髀为阳明之位之故。治选参茸汤, 以人参补阳明; 鹿茸补督脉; 当归、茴香补冲脉; 菟丝子、附子或补骨脂补少阴; 杜仲壮肾止腰痛。使八脉有权, 肝肾有养, 则痛消坠升痢止。

**扶正不忘驱邪** 吴氏治久痢强调视其证所现, “可下则下, 可清则清, 可补则补”, 不可一味的补, 一味的涩。久痢固然虚多, 但非全部均纯虚无邪之证。正虚邪陷、虚实夹杂、间断邪实者亦为常见, 不可拘执一辙, 偏用一法一方。例如《条辨》所载治久痢的茵陈白芷汤方, 就是用于脾胃损伤不著, 主要以湿热下注为特征。因此, 吴氏强调此方治久痢必“饮食不减”。另有肛门下坠, 痢带瘀血, 气分湿热入于血分的久痢证, 此证腹不疼, 说明虽无积滞, 但不能以虚论处。吴氏选断下渗湿汤, 方中重用檣根皮燥湿清热, 涩血止痢, 配地榆、楂肉活血化瘀, 茅术、黄柏、赤苓、猪苓功专清利湿热; 银花清热败毒。除此还列久痢伤及厥阴, 上犯阳明, 气上撞心, 饥不欲食, 干呕腹痛的虚中夹实证, 以乌梅丸治厥阴, 防少阳, 护阳明, 寒热刚柔并用, 驱邪扶正并举。《条辨》尤其分析了休息痢经久不愈的原因,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为“正虚留邪在络”。这种久痢的治疗, 吴氏主张或用温下法兼通络脉, 去其隐伏之邪; 或用丸药缓攻, 积尽再行补; 或攻补兼施, 中下并治。

### 2 久痢治疗因人制宜

《条辨》治久痢, 不仅据证测机, 审机论治, 而且因人制宜, 不认板法。例如老年人久痢, 食滑便溏, 吴氏认为虽有积

滞不净, 但以虚为主, 而且多不是一个单纯脾阳受伤的问题, 常常脾伤及肾, 脾肾双虚。应选双补汤, 以人参、山药、茯苓、莲子、芡实补脾渗湿, 以补骨脂、肉苁蓉、菟丝子、覆盆子、山萸肉、五味子补肾益精, 安养五脏, 虽不专以固肠驱邪, 则正安邪去痢止。又有酒客久痢, 虽泻下日久不愈, 但饮食不减, 可知病变重心不在中焦脾胃, 而因长期嗜酒, 湿热恒多, 湿热下流, 以肠腑湿热为主。吴氏用茵陈白芷汤, 以黄柏、秦皮苦寒清热燥湿, 茵陈、茯苓淡渗利湿, 藿香芳香化湿, 尤入白芷一味, 辛开胜湿别具特色。使肠腑湿热两清, 清升浊降痢止。

### 3 久痢用药, 精选巧配

**善用人参扶脾气** 人参是《条辨》治久痢组方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药物。由于久痢多有中焦脾胃受损, 气虚下陷, 所以治久痢吴氏重视用人参与它药相伍扶脾气, 充胃气, 兼顺肾气。常用人参配山药、茯苓、莲子扶脾气; 以人参参与干姜或炮姜、粳米相合扶脾气充胃气; 另用人参与附子、补骨脂相伍, 扶脾气益肾气; 用人参与白芍、乌梅、五味子搭配益气生津。

**活用五味救阴液** 久痢必耗阴液, 补阴吴氏善用五味子。五味子也是《条辨》治久痢出现频率较高的药物。吴氏认为五味子可收三阴之阴, 以少阴肾之阴液为主。吴氏认为肾司二便, 肾阴复则管束有权。所以久痢见有阴虚者, 吴氏常以五味子配熟地酸甘化阴, 或以五味子配补骨脂收敛肾阴等。例如久痢吴氏所选用的双补汤、三神丸、加减理阴煎等, 都少不了五味子。五味子用于久痢, 不仅充分发挥它的收敛止泻作用, 更以其固肾涩精、滋阴助阳而为吴氏青睐。

**精用收涩固肠泻** 久痢固汤止泻属常法, 然收涩药很多, 如何选用, 恰择收涩也很重要。吴氏于此绝不随心所欲, 顾此失彼, 而是据证精挑细选, 于同中寻异。例如吴氏治久痢带瘀血、肛门下坠之证, 重用檣根皮为君。吴氏认为檣根皮“苦燥湿, 寒胜热”, 专入血分, 涩以断下。并与楂肉相合, 化瘀止泻效甚佳。又有久痢肾阴亏损, 肛门下坠, 骶部酸楚, 吴氏以禹余粮作固涩之用, 而未选甘温收涩的赤石脂, 因其吴氏曰: “禹余粮甘平, 此方救阴剂, 无取乎温, 而有取乎平也。”而在下痢无度的治疗中吴氏则遣赤石脂, 重在温涩。对于“久痢伤肾, 下焦不固, 肠腑滑下, 纳谷运迟”者, 又选肉果固涩少阴阳气以救滑脱。如此, 吴氏治久痢 11 条, 有 8 条兼用收涩, 但条条收涩选药不同, 寓意深刻。

除此, 《条辨》中治久痢还特别注意据证寻经, 按经索药, 且喜选经方、成方, 但“总以活泼流动, 对症审药为重”, 绝不呆板, 一成不变。